

輝縣志卷十八

輝縣知縣黔筑周際華石藩纂輯

藝文志四

說

國朝

勸葬說

周際華

竊以人死爲鬼鬼者歸也謂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也人之所樂有子者樂其能歸父母於土耳是故先王制爲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卽治葬葬之期天子不過七月諸侯不過五月大夫不過三月士不過逾月先時而葬者謂之渴葬後時而葬者謂之怠葬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說

一

自殯至葬中間皆不治他事日夕拮据葬而後已以爲人子所以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乃有所歸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不得返乎寢進不得卽於墓爲人不能爲鬼又不許父母何辜而忍令其無所歸着也况水火爲災世所時有烟火繁多之處此禍更屬難防一旦延燒何能措手誰非人子豈不縈懷乃聞共城舊俗葬每遷延有一喪經數年而不葬者有積喪經數十年而亦不葬者推原其故侈於殯埋之飾習慣成風從儉爲之則大滋物議是徒知備物豐盈之宜從其厚而不思危親悖禮之大罹厥愆也孔子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至聖之言尙不肯信何愚至此耶其

或狃於風水之說而停之停之而遂忘之是何不權爲淺厝再卜佳城未爲不可而忍以父母及祖父母無着之屍骸爲子孫求富貴之待豈非病狂之尤甚者哉有唐鄭延祚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顏真卿劾奏之兄弟終身不齒後周太祖敕曰先王垂訓孝子因心非以厚葬爲贖只以稱家爲禮負土成墳貴乎盡力務使九原絕痛恨之魂千古無不歸之骨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葬者其家長不得輒求仕進又宋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曷兄弟以不葬父母奪職古人以此垂戒如是其至切者良以仁人孝子之用心宜有所大不忍於此也本縣以仁孝爲爾輩望事關至性無所用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說

二

其刑威是宜激發天良深自愧悟只求盡禮不避人言庶幾吾邑無不葬之喪而爾輩亦不至有後悔不及之懼豈非幸歟但村愚無知須從一二讀書自好之士爲之反覆開導且卽以身先之乃爲有益願與諸君子急圖之

佛說

時內子之喪有進以佛事者予素守家傳深以佛爲戒不知罪悔之可戮也因作佛說謝之

周際華

說佛者曰佛覺也覺一切種智復能覺有情如睡夢覺也吾以爲此皆叛道之儒生好奇嗜僻創爲堅深之說以惑世誣民而遂不計其流毒之甚至如今日之所謂和尚者敗常亂俗而莫可窮極也彼天竺夢自西周

周昭

王時天竺迦維衛國淨飯王妃摩耶氏夢降金人而孕於四月初八日自右脇誕生名悉達多年穆王時成佛

號世尊

金人夢人東漢

漢明帝夢見金人以問羣臣傳毅以佛對於是遣蔡愔等往天竺國

取佛經四十二章以白馬馱經及沙門摩騰竺法蘭以還遂令起白馬寺自是中國始有僧

是皆得

之於夢耳夢之不已而說爲迦陵爲震旦爲蓮花爲貝葉爲鹿苑之縑流爲魚山之梵唄長此說夢歷千百年其果覺耶否耶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邪說之不息其如人心何也韓子原道篇佛骨表其說既詳且盡而讀書自命者奉吾道而尊事之竟不知我爲何如人宜作何如事宜守何如說昧焉沒焉甘爲佛弟子而不辭是又將安說也吾見卓然名士通籍尊官設爲經堂以供孟鉢豈不以爲有益哉何梁武帝三度舍身而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說

三

卒無補於禍敗也士大夫身列名教不肯以聖賢自待而忍以狂悖誤人世道人心何所寄托此傅奕之疏詆浮圖而貽詈於蕭瑀之地獄其錮蔽類如斯矣夫佛說以三昧爲正定以四禪爲解脫其意力主乎空未嘗不與吾儒之定靜安相似然其弊在不慮不慮故無所得而儼然儒生者不能悖本務實徒竊其近似之迹以自違其實行是其禍道之所由然也更不可解者佛已荒唐而僧尤悖戾今世之披袈裟坐蒲團者其果能散天花者乎其果能施法雨者乎其果能禪心鎮定自安於清寂而不卽於淫虐者乎究遵何術而能使仕宦之家不惜金幣貧賤之子不顧邪淫千百爲羣焚香禮拜畢

竟何所便宜必至於破產辱身而決不自悔也天下業林侈矣天竺靈隱等寺所在僧人皆以數百計無不取給於好施之主嗟乎僧何如人非吾兄弟子孫非吾友朋姻婭日以其艱辛苦困之錢施之於倫理蕩滅之處並吾之所謂兄弟子孫友朋姻婭者皆莫之逮焉是可痛恨也共城小邑耳人情非不樸實然大小村莊皆必有禪林精舍而城鎮又無論矣問其地畝或一二頃以上至七八頃不等而僧又日以重利盤剝爲事是以民間之地有人入之者無出之者倘稱此以往則眾姓必至爲無着之孤獨園而眾僧乃卽爲有情之射利子矣以言乎佛則僧弗覺以言乎利則覺惟僧司牧者曾不一

加查禁又從而作護法焉遂使禿廝焰熾編戶風澆居喪者梵咒盈庭甘居罪孽之地禮懺者裙釵宿廟竟忘瓜李之嫌彼牧豎耕夫罔知顧忌猶可說也亦旣口談詩禮身寄倫常以天下必不可有之人資爲家中必不容已之用是獨何心而夢夢不覺也吾力小不能盡髡者而髮之又不能遍囑天下所願與讀書明理之儒隨所值而重加開導告以人倫之旨惕以邪說之誣俾之天良感發亦不難漸挽愚風倘能竟如昌黎伯文公所云人其人火其書盧其居豈非吾道之幸而或者深慕乎李青蓮之自托如來白香山之擅名禪伯也則吾說不存可也

燒香說

周際華

聖人神道設教將以濟國法之窮也盖人道莫先於立心心之不敬何事不可妄爲故惡積於心者刑罰所不及懲而於是明夫善惡之報悚以禍福之原愚夫愚婦心有所怵而欲不敢逞以是爲輔治之具云爾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敬之者存心之道非徼福之道也是其權祇在我而不在鬼神然此意不可以責諸愚賤故任其交相崇奉而不之禁亦或者可以防淫而止亂也乃其始借以防淫而止亂而其後遂至於誨淫而導亂則有如今日之燒香者乃大可駭矣天下之愚莫愚於佞佛佞佛而因以佞僧又其愚之甚者也杭浙之風不可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說

五

言已卽如共城小邑耳馳情趕會肆志燒香千百爲羣如蜂如蟻不惜五銖之費頓輕千里之途朝山拜讖廣濟妖僧甚至鎖頸攣身摸牌宿廟穢行醜狀恬不知羞曷不思神果有靈則降祥必於善類乃素不務正而欲以辱身蒙恥乞憐於神明神必不許且神卽好媚則求者已多焉得人人而悅之耶况爾輩燒香有年矣連年燒香亦復連年受苦並不聞神有私授幸徼奇福徒以飽惡僧之心肥惡僧之產而已竟畧不加悔是誠何心且爾輩之子忤其父媳忤其姑者正復不少何不以事神之心事爾父母眼前無送忤逆之刑異日足享兒孫之孝豈不報應昭昭耶何以愈忤逆而愈燒香愈燒香

而愈困苦爲之父母夫男者曾不一加痛懲也予不忍爾輩長此夢夢姑卽報應之說爲爾言之夫神之所以報應不爽者以其聰明正直故能福善禍淫而無所私暱於其間者也非如貪官污吏可以賄囑可以情求倘情賄之可通雖神靈其奚畏願爾百姓卽心見神卽因神課心有父母者盡子職有翁姑者修婦事卽此是立心之本亦卽此是事神之誠而又能忠厚待物勤儉持家自然家室和平庭闈豫順不必入廟燒香而神已默默報之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此也此之不務而日起燒香受罪之不暇又何問乎受福哉第愚民無知所賴讀書自好之儒相與隨時開導未必果積重之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 說書

六

難返也予曰爲諸生厚望焉

書

元

與竇子聲

許衡

某之愚陋先生之所知也得受共城一廛與老妻稚子竭力耕粗閒暇日會二三學者讀古人書則志願足矣且西去邱壠不遠尤爲快便日夜思此至熟也

上許魯齋先生書

王旭

伏惟先生以道鳴世踐履於平昔者皆三才之實學發揮於事業者皆三才之實用簞瓢居陋巷浩然無一毫之不足白衣登相府淡然無一毫之有餘其堯舜吾君

成康吾民蓋胸中之素蘊一諫不行奉身而退其出處
進退何其一於義而不苟伸於道而不屈也吾道有光
士氣增重其頹波之砥柱冥途之日月與雖然僕固以
聖賢望先生而不以世俗之所以待者待先生也則猶
不能無疑何者孟子致齊卿之位齊王欲中國而授孟
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不可以爲辭十萬而受萬
而先生之所以眷焉何如返蘓門之故隱卧西山之白
雲遠續洙泗之微言近考伊洛之正派使聖傳不墜後
學有歸旭也不敏請搯衣執筆以書先生於文公之後
跋

國朝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書跋

七

跋郭孝廉雪齋文

周際華

文章所以覘學識也未有學識無具而敷衍可以言文
者共城文風向多名作而近日諸生率以敷衍從事徒
令閱者生厭學之不厚識之不真有由然矣然竊以山
水之靈如斯土者未必遂無達人也小樵李君告予曰
孝廉郭雪齋者吾鄉望人也品誼心情迥與世異固卓
然儒者矣其天姿英敏博古有力尤爲時人所不逮予
竊慕之而澹臺避俗莫我肯來也適內子之喪紳民共
奠不下千餘人雪齋亦具瓣香來弔予感其誼而未遑
謝之春仲道出岳村遂造焉促膝馬帳中論文片晷因
以後進諸生相屬冀其推廣善類以轉移士風而雪齋

亦遂出塾課文百餘首屬訂不揣孤陋袖歸而讀之就中根柢經史馳騁才華如萬斛珠泉不可遏抑猶未也讀四子書精通其理一字不肯放過不特於此見文並於此可以觀德矣小樵又謂雪齋出自單寒所遭屯蹇學識皆由心悟絕少師傳此豈非豪傑之士哉卽其文可津梁後學卽其學更可鼓舞羣材一人善射百夫決拾予深望雪齋之以不倦誨人而復望有志者能尊事雪齋焉則師資未遠學識可基當不至以油滑之秘傳中敷衍之流毒振衰起靡於斯有屬此邦幸甚宰官幸甚

嘉蔭

周際華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跋

八

己卯歲余遊榕城有句云莫嫌拳曲材無用多少人家芘蔭中丙戌春承乏茲邑內堂庭中古槐一株相傳爲唐時物老幹鬱盤蕃枝茂悅良可愛翫惜其庭廡漸就傾圯捐俸重葺爰揭嘉蔭二字以顏其楣並紀舊句於上以爲朝夕之助云

立本堂跋

周際華

爲人有本孝弟忠信是已爲學有本讀書稽古是已本之字從木從一一象地木之生地猶水之出泉所謂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世有無其本而能自達者乎余旣重建百泉書院並以立本二字名其堂諸生登斯堂者顧名思義以及時進德修業則無

負乎爲人爲學之要由是成章而達也有日已余於諸
生厚望焉

贊

晉

孫登贊

庾闡

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宮蘭泉吐牖籠蒼可遊芳
津可漱元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之寂坐幽岸凝冰
結樸熙陽靡煥潛真內全飛榮外散凝岸高嘯希風朗
彈道有冥廢運有昏消達隱不巖元跡不標或曰先生
晦德逍遙嵇子秀達英風朗烈道攜薰芳鮮不玉折兆
動初萌妙鑿奇絕翹首杳冥仰想元哲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 贊

九

宋

康節贊

朱熹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
躡天根閑中今古靜裏乾坤

元

魯齋先生真贊

王磐

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
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荒涼珪組
軒冕不爲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上友千古誰與爲
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楊道州盖異世而同符者也

明

姚樞贊

宋 濂

浩浩龍泉神彩內明視之如空其鋒所指無物不斷捷
疾如風嫺之文獻雄姿英發靡有不同在前無古在後
無今有志卓卓倡道蕪門上溯泗沂下探關洛施於有
政蔚爲王佐務盡忠諤立經陳紀禮賢黜邪風動四方
大開文明輦致雅樂實自魯邦不殺之諫晝夜諒諒舌
不得藏治定功成渾然無跡莫窺所存左許右竇三人
同心扶乾植坤如帶如礪信誓弗渝永世有聞

許衡贊

宋 濂

濂洛之學傳自武夷重徽疊照日星昭垂逮我許公尊
聞行知若親摳衣寒泉之湄張皇幽眇釐析毫絲如臯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 贊

十

陶淑問畢其情辭如后羿注矢不失其馳旣入闔域遂
升堂基橫經冑監衿佩鏘如祛其人私牖其天彝釋其
偏歧挽其九衢德成材達昭用於時黼黻帝治甄陶泰
熙明體適用公實庶幾無德弗報四海祝尸嗚呼許公
百世之師

竇默贊

宋 濂

有倬竇公閭閻而訓雍雍而惇炳炳而文大衣垂紳似
不能言及摧權姦勢將排山綱常之陳皦若白日照耀
天下至今有赫大道旣明旁藝亦精九箴所及以死爲
生其學之醇其志之忠宜耄矣之嗟發自帝衷

國朝

自贊

孫奇逢

問爾爲誰曰歲寒氏歲旣云寒爾何爲耳曰幼讀書妄
意青紫長知立身頗愛廉恥雖困公車屢蒙薦起骨脆
胆薄不慕榮仕衣厭文繡食甘糠粃隱不在山亦不在
水隱於舉人七十年矣遶膝多男及門有士老而學易
欲探厥旨聊以卒歲如斯而已

孫徵君先生贊

湯斌

當代儒者誰稱先覺允惟哲人光輝孔倬敦行孝弟修
明禮樂由忠貫恕旣博歸約日新又新鳶飛魚躍默契
先天聲臭寂寞蘊涵元氣發越磅礴譬彼星漢終古昭
灼易傳者像難盡者學仰止夏峯泰山喬嶽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贊

十一

孫君僑贊

魏象樞

君僑之生爲徵君嗣君僑之死有學士志
志文爲崔玉階先生筆
愛弟忘身成仁取義不知其學視其行事千載而下望
夏峯之高墳喬梓何愧

孫緘齋像贊

方苞

此爲誰是爲理學大儒徵君先生之曾孫何以仰而觀
之不惟肖其貌兼肖其神九旬上壽祖孫並臻康健温
恭亦復比倫至若一肩絕學不以老而衰也進道彌勇
嗜學彌愜如出一人如出一心嗚呼其斯爲象賢之喆
嗣紹衣之後身

嘯臺贊

并序

張德鳳

昔者幼安浮海不汙餘臧子春杜門誓逃世網然而懸
車歲迫尙致弓招介石操貞屢煩吏議雖抗志不辱而
知機未神至若膏煎蘭焚遂天天年世清目明不辭穢
跡遇雖可悲人尤足惜者矣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或默或語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當
塗之季三綱淪亡人道盡矣司馬氏方收攬豪雋規爲
已用誅鋤異議以絕禍本生其時者自非潛德內充貞
曜不惑匪戮斯辱鮮得免焉先生含章用晦保素養真
樂天不違與物無競網羅所不及災害無由生土室偃
仰採山而食何殊首陽之節被髮行吟入水無忤庶幾
柳下之風所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遯世無悶與時偕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贊

十二

作者矣跡雖鄰於遺佚身實持平名教而論者不察等
諸玩世又或謂其服食養性冲舉上升列之仙傳尤無
取焉僕少讀晉書竊知嚮往薄遊河朔五載共城高臺
屢登遺像斯在披尋碑誌罕所愜心用是不揣勉著斯
贊以寄尙論之志云爾其詞曰大道旣微見幾者寡德
匪中正行乖取舍才高禍速名成跡下明哲保身夫惟
大雅^{其一}黃精旣墜運屬金行井龍賦悼名馬祥呈燎原
莫救大廈將傾舉世混濁誰與獨醒^{其二}邈矣先生涵貞
抱璞冥鴻何慕潛虯斯伏寂寞空山一絃自足莫得親
疎安知榮辱^{其三}嵇生幽憤阮生獨狂塗窮轍痛絃絕音
傷先生迢然天高日長匪徒忘世世亦我忘^{其四}蘓門之

巔百泉之泚遺祠瞻拜高臺徙倚鸞鳳清音如將在耳
載詠高風流徽千祀

其五

地肺贊

周際華

呼吸通橐籥紋理盤螭蛟我亦有肝膽與君爲石交

箴

明

四爲箴

王教

孔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孟
子曰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
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贊箴

十三

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嗟乎學孔顏曾孟之學是亦孔
顏曾孟爲則成弗爲則胡成也如之何弗爲

四思箴

王教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
飢之也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
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周公
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曰幸而得之
坐以待旦嗟乎志禹稷伊周之志是亦禹稷伊周思則
得弗思則弗得也如之何弗思

碑

宋

杜公墓誌銘并序

李 琚

子正諱式鄆州須城人也少喪父母恥家世湮汨慨然自嘆曰行年將壯恨不留心經史以取富貴吾嘗有志於西北但未能舒素願耳然朝廷取士之路亦多若名籍仕版功名何難之致家雖積萬視若浮雲會邊用匱貢數異常仁宗閱其世系乃昭憲之苗裔優拜左侍禁適沂州羣盜嘯聚良善被害境內爲之騷然上方急於用人公以才武稱遂除沂州穆陵關巡檢公職居捕盜訓練士伍朝夕爲備以待不虞一日寇至受命亡家身冒矢石寡不敵眾我師敗績殲於賊刃乃慶曆六年七月十一日也享年五十忠義之節屹若山立大志未伸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 碑

十四

奄忽淪亡此真不幸也仁宗聞之以爲惻然特贈率府副率錄其一子曾祖灌祖練父可成皆積德累仁不仕於朝公後以子貴累贈左監門衛將軍娶王氏贈仙居縣太君男一人曰紹皇城副使克紹先烈爲時名將天若假之以壽其宏謀遠畧異日之功名豈可量也女四人皆已出適孫男二人曰大忠任三班借職環慶路第二隊將次曰大有未官孫女四人長適三班差使楊建次適宋剛中次適進士王仁裕次尙幼曾孫男一人曾孫女一人皆幼以元祐元年丙寅歲五月戊辰朔十六日壬午舉公之柩合夫人王氏葬於衛州共城縣楊閭管常村之原此所謂能當其大事者也琚與公里閨之

舊嘉其志而憫其情遂爲之銘銘曰惟忠與義人之所
貴屹屹杜侯才博氣銳秉節不回殲於賊鋒凜凜其志
秋霜嚴風天子念之錄子旌忠力不逮眾非智之窮誰
卜吉麓賢孫嗣公作此銘詩藏之幽宮

元

姚文獻公神道碑

姚燧

姚公諱樞字公茂事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十有九
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崇之任可謂必世之久惟其不因
富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故不取恥當時明
哲保身以薨元貞二年贈諡榮祿大夫少師文獻公至
大三年追號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碑

十五

魯國公諡仍其舊又推恩再世考仲宏贈太保儀同三
司魯國康懿公祖錡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惠靖
公妣張氏祖妣李氏皆魯國夫人公自稚弱一力於學
晝則經紀其家嚮晦則讀書夜分不輟魯國夫人恐傷
耽苦每止之乃塞牕不使見燭就枕必盡三鼓自期甚
高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卽長春宮教之俾楊中書惟
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公六年兄稱之與偕北觀時
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喜其來甚重之乙未詔二太子南
征俾公從繼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盡出程朱
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從者百人北方經
學白茲始歲辛丑賜錦衣金符以郎中牙魯瓦赤行臺

於燕時惟事貨賂天下諸侯競以培克入媚以公募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人有以銀二笏來見既謝却乃出置氈簾間遣人追及與之遂攜家來輝墾荒雲門糞田數百畝修二水輪誅茅爲堂城中置私廟奉祀四世堂龕魯司寇容旁懸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遁世而樂天若將終身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散之四方時先師許魏國文正公魯齋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老下至醫卜筮兵刑貨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公過魏與竇漢卿相聚茅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造蘓門盡錄其數書以歸謂其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碑

十六

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於小學四書爲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眾皆曰惟先生命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爲世大儒者又公所梯接云歲庚戌盡室來輝相依以居會上在潛邸遣脫兀脫故平章趙璧驛至彰德恐公避逃脫兀脫留璧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爲公始致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限恐使者誤徵不敢妄應璧曰汝非棄牙魯瓦赤隱此者乎公曰是則然矣璧曰良是乃偕往彰德受命遂行既至上大喜曰客遇之久之詢及治道公爲書數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叙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日

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其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文不具述上奇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使授太子經二年拜太子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還制中書改大司農四年拜中書左丞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行省經理屯田以公僉省八年入覲十年拜昭文閣大學士詳定禮儀使十三年罷昭文館拜翰林院學士承旨仍詳定禮儀九月享廟拜文禮使公方奏事得疾忽蹠不能言帝急命從臣扶出登車至家未醒百日而愈後三年疾再至昏默三日薨壽七十八京師士大夫哭祭如失親戚曰自今帝側圖回天下者豈復有斯人者耶時孤姪燧仕安西燉僉淮西提刑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碑

十七

煒獨舉其柩藁葬京城東南別墅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煒徙葬卜於西洛金門山祖塋別兆於輝菊山之陽公天資含宏而仁恕恭敏而勤儉理生惟務本實不事末作未嘗疑人欺己有負其德亦不留怨胸中他善眾多今惟表其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倡鳴斯道使今天下鄉校童蒙之師猶知以小學四書爲先故中書左丞之制有曰德全天懿學得聖傳旨固有在於斯也再則中土士夫不知爲廟作主以奉先祀自公始輝人多化之三征西南夷爲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神武以不殺四云云四夫人惟王氏先公卒繼宋氏後公七年卒公贈少師贈吳興郡夫人及公國魯與完顏氏李氏

皆從封魯國夫人後公三十四年完顏亦卒故三夫人皆祔煒李出今中奉大夫河南北廉使其忠厚清慎有克繼先烈之譽孫尚孩嗚呼燧生三歲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闇教督而急其成俾粗有聞承乏翰林復世公官恐公事業不能詳盡不敢干他詞臣故惟自述文不過華質不至俚而摭其實焉耳矣銘曰惟天聰明視聽自民沃天子心啟莫匪臣舜察邇言昌言禹拜稱聖萬世臣何與在粵若世祖方龍躍淵載牽徵車遐蒐逸賢卽輝起之爰置左右授太子經事靡不叩公感一介盡其生平所學與知傾敷悃誠書首八事修身以始賢親畏天愛民以次申以三十條救弊之方施治所宜如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碑

十八

紀在綱上總兵民公請民去上受封國公擇地所上征南詔公陳遏劉上曰汝言吾行優優展也神武操既有要天下定一於時己兆移兵戍邊首蜀尾淮免夫春秋剽殺去來汙置經畧秦以宣撫三年其民歌舞樂土治效若斯公於之時一出爲猷不無贊彌又從濟江內難方蹶帝遄其歸大統人繼移昔已試施諸萬方帝思舊人台袞用章公拜稽首元良未建臣何力有太師顧先改爲大農尋拜左丞申以責難書存可徵南土旣平諮謀新國招文禁林必首見及後聖相承言行其生沒爲法程諡以諱名旣又進加功臣開府莫尊太師莫尊國魯哀榮若斯大書穹碑比其生全千祀可貽

明

書姚文獻公神道碑後

劉玉

予謁雪齋姚公墓求其神道碑則其亡久矣乃錄以遺其孫姚泰姚紳而書其後曰元入中國刈人如草菅幸公持不殺之說啟迪世祖化暴爲仁民生之賴以不滅者公之力也而又活趙復於鋒鏑之餘因其書以啟魯齋倡斯道使屯蒙之俗變而知禮則斯文之所以不墜者又公之力也是故陳治道定條格詳禮儀不足爲公才辨文統之奸料李璫之敗不足爲公智興屯田薦伯顏以取江南不足爲公功其大在救民生扶斯道而已舍是二者而毛舉其微豈足以知公哉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碑

十九

掩骨碑畧

王繼蕃

兵之事起於戊午豐年亦僅見於戊午迨壬申秦寇入輝殺人無數時有武夫健兒閒有食人肝心以示勇傳者以爲怪異至崇禎己卯旱蝗自秋至明年庚辰不雨又蝗僅播種而不秀秀而不實斗米千錢賊魁高得禮先作亂當事者用寬政招來之賊遂蜂起民間有藏蓄搶掠都盡瓜果棗柿幾同珍寶草木根皮糠粃山蔬侈云富貴家糧也十月之交徧山皆盜以人爲糧千夫長擒來戮諸市人爭啖之二日奇寒人益困兄弟朋友互相殘食率以爲常明年春益甚人死埋土邱壠欲乾猶剗取充飢未成人之子女轉盼不見則已在釜中矣

孀婦單丁十不存一四郊村落並無居人聚居郊關中
夜每聞呼號望救之聲人不敢往救食人之肉以人骨
作薪或有以頭臚作麵同人肉汁作餅者頭骨累累苦
東陵之瓜特少蔓耳脅脊小骨縱橫狼籍道路間人行
其上捐捐有聲傷心酸鼻不忍聞不忍見也邑人閻毓
秀同屈姓諸君子覓人拾聚一處乃抉坎深二丈許長
濶如之用土掩埋且作浮圖法勒石永之志變也使後
之覽者知奇荒之災至於如此不可不預爲之備也然
斯時春已暮矣西山羣盜尙自縱橫去冬無雪今猶未
雨嗚呼向後白骨又安知所戾止耶安得仁心大力如
閻如屈救諸未成白骨之先豈不幸哉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 碑

二十

國朝

孫徵君墓誌銘

湯 斌

康熙十有四年乙卯四月二十一日前明萬曆庚子舉
人徵君孫先生卒於輝縣夏峯之居第一時監司郡縣
之大夫與方數百里卿大夫士弔哭屬路不絕城內外
市者罷耕者廢耒里老泣嘆子弟輟誦絃聲督學使檄
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其冬十月十六日葬於夏峯之東
原距生萬曆甲申十二月十四日享年九十有二矣盖
道學之傳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後莫盛於明之河東姚
江先生幼當梁溪吉水講學都門之日與鹿忠節公交
修默證以聖賢相期許忠節旣沒獨肩斯道者四十載

年愈高德愈邵真積力久篤實光輝四方學者不謀而合曰夏峯今之河東姚江也兩朝徵聘十一次纁帛賁於巖谷守令敦趨就道者數矣先生堅卧不起故天下稱爲徵君云先生諱奇逢字泰號鍾元保定之容城人高祖端曾祖廷寶皆有隱德祖臣嘉靖辛酉鄉薦任河東鹽運司運判以清慎稱父丕振庠員授儒官孝友著聞母陳孺人兄弟四人兩兄奇儒奇遇俱庠員弟奇彥以貢仕武城令先生少時慷慨有大志十四歲謁楊尙寶補庭補庭問設在圍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効死勿去補庭曰此足卜子生平矣補庭者忠愍公子也十七舉於鄉私居不蓄一錢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碑

二十一

郡邑例致膏火資悉以奉父母兩居父母憂治喪一準古禮偕兄弟廬墓側飲食必祭風雨霜雪哀音動人前後六年如一日嘗語人曰少年妄意功名自雙親見背哀慟窮苦中證取本來面目覺向來氣質之偏蓋學問實得力於此云居京師見曹貞予公舉仁體以告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時桐城左忠毅嘉善魏忠節長洲周忠介以氣節相高一見先生皆傾蓋定交高陽孫文正公督師關門鹿忠節爲參謀約先生同遊塞上徧覽山海形勝指畫如掌孫公留共襄時事急辭歸語茅元儀曰將相不合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公信不愧吉甫如時不可何天啟末年逆闖竊柄左魏周三君子相繼

逮繫過白溝緹騎森布左右先生與門人張果中拮据
調護供其橐餽且告之曰雷霆雨露總是君恩諸公主
張宜蚤定意氣浩然旁若無人其子弟僕從廠衛嚴緝
莫敢舍者先生與鹿太公爲之寄頓左嘗督學三輔又
屯田有惠政時誣坐贓至二萬拷掠備至先生與鹿太
公謀設匭建表於門曰願輸金救左督學者聽於是鄉
人投匭者雲集左旣拷死則又按籍俵散魏與周各坐
贓五千嚴刑酷比先生咸倡義醵金以應之去京師不
二百里舉旛建鼓不畏閹知閹亦竟不知也當事急時
遣奇彥同鹿公子化麟馳關門上書孫公求援公卽具
疏以邊事請陛見面奏機宜都門喧傳公將興晉陽之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 碑

二十二

甲閹夜繞御牀而泣公抵通州亟降旨勒回公回而諸
君子不可救矣蓋正人爲國家元氣非但急友難也事
之不成則天也而世徒以節俠視之過矣客氏弟光先
以時焰牢籠士大夫介所知送名馬以家貧不能具芻
芟辭再致穉秣之需以病軀不能乘辭待小人不惡而
嚴類如此崇禎戊辰督學御史李公蕃舉孝行奉旨建
坊旌表給二丁侍養丙子容城被圍土垣將圯窮晝夜
拮据修築先生指授方畧士民協力捍禦城賴以全事
定巡撫都御史張其平恤刑部郎胡向化交章聞於朝
特詔褒嘉兵部尙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固辭不就
時寇氛漸逼都城攜家人五峯結茅雙峯親識從者數

百家修武備嚴教條所以整齊約束之法甚備更與其徒講學習禮賦詩倡和絃歌之聲相聞當兵戈搶攘時雍容禮樂盜賊睥睨不敢犯嗚呼先生之不用於時豈先生無意於世盖亦知天運之不可回也我

朝順治初祭洒薛公特舉長成均以魯齋之任相待中外大臣推轂日至先生絕意仕進移家共城闢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孫耕稼自給簞瓢屢空怡然自適而道德聞於遠邇負及來學者日眾有大僚歸老於家一見北面稱弟子者有千里遣其子從遊者公卿持使節過衛源不人公署屏息騶從以一見先生爲快先生涵養益邃自強不息每晨起謁先祠畢退居一室澄心端坐卽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 碑

二十三

疾病未嘗有情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各得其道與後學答問隨人淺深亶亶窮晝夜不倦子孫甥姪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成法閨門內外肅肅穆穆寂若無聲而諸事俱有條理嫻族故舊恩義篤厚爲之經理婚姻喪葬惟力是視聞節孝事必爲之表揚先賢祠祀廢墮者必倡眾爲之修葺見人家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緩譬曲喻必歸於道而後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化卽兒童牧豎無不歡喜尊敬至於事變之來眾人震撼不知所措處之裕如未嘗有幾微動於中也其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工夫較七十而密九十

工夫較八十而密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又曰
生平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不敢自欺識得天理
二字是千聖真脈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故言心卽在
事上見言已卽在人上見言高遠在卑邇上見言上達
在下學上見戰兢惕厲不敢將就冒認惟是慎獨而已
所著書共一百六十五卷嘗嘆世之學者不務心得株
守籓籬物我未化先生眞見道之大原無建安無青田
惟以庸德庸言直證天命原初之體可謂千聖同堂造
化與遊者矣

孫徵君墓表

魏象樞

康熙十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徵君前明舉人孫鍾元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碑

二十四

先生卒其年冬十月葬於輝縣夏峯之東原又八年蔚
州魏象樞表其墓曰先生諱奇逢字啟泰鍾元其號保
定之容城人大父臣嘉靖辛酉鄉薦厯官河東鹽運司
運判父丕振邑諸生先生年十七舉萬厯庚子鄉試與
定興鹿忠節公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勉忠節家江村
先生家北城相去三十里雖風雪暑雨過從無虛日討
論濂洛之旨而證諸六經發爲文章皆自抒心得不屑
訓詁詞章也性至孝連丁父母憂哀毀成疾喪葬一準
古禮偕兄弟結廬墓次者六年巡按御史以聞下詔旌
焉家故貧饗殮常不給有巨室以金粟餽者婉却之一
日與鹿公講學自晨至日昃蒼頭始持豆麵作羹以進

怡然無不足之色嘗言從憂患抑鬱中默識心性原本
生平學問實得力於此天啟末魏忠賢竊柄荼毒正人
左忠毅光斗魏忠節大中周忠介順昌先後被逮三君
皆與鹿公爲友於先生有國士之知時鹿公贊高陽孫
文正公軍於榆關先生遣弟奇彥上書高陽曰左魏諸
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有心者誰不扼腕昔
盧次楸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
諸君今不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
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
愛其名左魏之品可方獻吉非次楸所敢望某一介書
生無由哭訴尙慙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碑

二十五

涵下乎高陽覽書卽具疏入朝面陳軍事將爲諸公申
救忠賢聞之謂高陽興晉陽之甲夜繞御牀而泣乃馳
詔止之時左誣賊二萬魏周皆數千嚴期追比三君子
皆清白吏無以應而忠毅舊爲三輔屯田使有遺愛又
嘗督學畿內門下士甚眾先生與鹿太公及其友張果
中倡義蠲助輸者雲集甫就而三君子相繼拷死則又
經紀其喪餘則按籍俵散當其時邏校嚴急士大夫觸
手糜爛其親戚故交鍵戶謝絕先生慷慨急難呼號同
志禍福不足動其心而禍亦卒不及也高陽知其有經
世才將題授職方郎與共事先生知時不可爲自陳願
老公車不敢借途求用臺諫交章推舉堅辭不就崇禎

丙子容城被圍土垣將圯率宗族閭黨矢志守禦城賴以完巡撫都御史上其事特詔褒嘉南兵部尚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亦辭不赴時秦晉已陷寇氛漸逼都城攜家人易之五公山結茅雙峯媼黨門人依以自保者數百家飭武備定條約暇則講詩習禮修冠婚喪祭儀節簡而可行干戈搶擾之際絃歌俎豆遠邇服其德教盜賊聞而屏跡時以方田子春徐無終焉

國朝順治初祭酒薛公所蘊具疏讓官兵部左侍郎劉公餘佑及巡按御史薦剡數上先生堅卧不應蘓門爲康節魯齋讀書地泉石幽勝遂移家築堂名曰兼山讀易其中子孫耕稼自給門人負笈來者日眾先生涵養益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碑

二十六

邃每晨起謁先祠畢澄心端坐雖疾病未嘗見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必以誠有請問者隨其淺深傾懷告之無不人人自得子孫甥壻數十人進退揖讓皆有成法卽耕夫牧豎亦知尊敬時節花放鄰村爭置酒相邀兒童皆歡喜相就曰我先生也年九十二卒士大夫弔哭屬路不絕市者罷耕者廢耒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容城夏峯皆立專祠祀之先生著書甚富理學宗傳表周元公以下爲十一子別爲諸儒考附之盖出獨見非依附舊聞者其學主於慎獨而於人倫日用體認天理常曰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子臣弟友盡分皆終身行不盡者自言生平年愈進功愈密天理二

字是千聖心傳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世之學者不躬行惟騰口說徒增籓籬於道無補體先生之言可以自悟矣過其墓低徊俯仰當有慨然興起不能自己者則先生之風教愈遠而彌新也

創置義塚碑

滑 彬

聞之掩骼之舉行於孟春而瘞朽之條亦嚴於田野凡所以全其不忍之心於無已也余自己巳孟夏來令共城見民貧地瘠憔悴堪憐加以連歲災荒公私赤立余曰請蠲議賑且將次第舉矣而尤有最可憫者四野之遺骸累累不絕余不禁徬徨久之因詢之父老咸言本縣窮民多無能葬且以未成人之小口伊父母又不令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 碑

二十七

其葬埋惡其中道而亡也狐充野食犬噬心齎行道爲之心惻何民之無良一至此乎夫鄉黨好義之士於素不相識之人尙有損貲以爲掩埋者豈天性至恩而忍於出此他若異地之無依者益不可問矣昔者文王之爲伯也澤及朽骨穆公之爲霸也封殽尸而還余雖不敢上擬古人而不忍之心有發於至情而不能自己者因查北王一里有閒田二十畝許遂捐俸置買代納本年錢糧復爲設法頂補而永除其賦以爲義塚地并僱覓閒人拾取遺骸而埋之又嚴禁民間之擅棄其尸者夫而後冷冷平原燐燐鬼火或不致向淒風冷雪而悲恫矣乎居嘗讀史至齊梁魏隋間見天下波靡於西竺之

教盡發齊民之蓋藏而靡爛之金碧宇舍文繡土木疑其蕩而無節吾爲此而不爲彼者惟其實而已後之令茲土者亦將有感於文

重修餓夫墓小記

孫用正

嗚呼此先徵君所表彰了凡先生墓曰餓夫悲其志矜其行也千載而上有餓死首陽者焉曰恥食周粟夫周聖人也何恥食其粟而太公曰此義士扶而去之蓋聖君賢相崇重節義將以愧人臣之懷二心者了凡先生可以不死而甘心一餓且何地不可死而必輾轉低徊死公和嘯臺旁此其立志行事概可想見矣余嘗弔以句云山頭長嘯原奇特一餓捐軀行亦偏事各快心方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碑

二十八

足色清風博得古今傳漫道泉源似畫圖園林臺榭盡虛無却從冷處添神彩長嘯臺邊有餓夫先是了凡遺屬不用棺以甕覆其屍埋骨嘯臺之左下先徵君題曰餓夫同人爭爲詩弔之歲久石碣剝落邑侯秀水范月如先生曰斯人可傳也爲再封其塚視昔高大且新其豐碑仍用先徵君題識以徵君能爲餓夫重也時在康熙乙酉端午日

奇塚記

孟發祥

輝有奇塚邑乘不載里人呼爲陳小姑墓墓在塹中史陳君諱汝秀之女江西泰和人相傳女孝謹貞節父於輝歿而葬於輝城之南時萬曆三十年十月初

日也舊墓碑菜傭碎之用以甃井城之南老人勾氏曾見之不識當時葬於塹中者何意里人曰是塹也當行潦之衝凡山漲暴發則波濤驟至激齧浸剝高岸損落而此塚無恙里人又曰山漲之來歲有之漲之淺深此塚隨而高下焉未嘗覆沒其巔今年夏六月雨滂沱竟夜激流洶湧壞民居千餘家塹左右汎濫幾汨而此塚巋然存嗚呼奇矣余嘗過之見邱封翳然悲壠月之蕭涼而莫之識也懼爲鋤鍾所侵久而湮沒闡幽褒揚之意同人咸樂爲之女身死已久惟餘一抔土經百年而不能濡蝕者是何靈也吾以爲孝謹貞節之所感有鬼神以憑之矣昔陸機之賦感邱謝惠連之祭古塚古今人大抵相同也吾更望諸同人俟年豐歲穰民勞少息立祠於墓側歲時一祀享之使愚夫愚婦拜伏其中知孝謹貞節之意而有所觀感焉是亦有助於風教也因立碑而爲之記

祭文

明

安十賢神主祝文

吳伯通

於皇道原無極太極生陰生陽天地始立二實五殊迭運順行眞精妙合人物乃生惟人一心虛靈不昧渾涵眾理妙應萬事一體一用斯道之全庶民去之存者聖賢達爲君臣以治而教窮則師友心傳言詔肇端

五帝三王周作孔述大備 彰顏發曾傳見思聞孟繼
往開來提綱示柄厄秦鑿漢佛隋唐千有餘歲墜緒
茫茫沕穆惟天厥命不已五星聚奎文運光啟元公天
授默契陽陰邵子人豪洞觀古今純公正公難兄難弟
師濂接鄒浚源闡秘橫渠助瀾妙會乾坤溫國推誠茂
樹德言晦魄斯蘓絕絃方續宋運倏南溺邪淪俗紫陽
一脈派出兩程折衷眾說爰集大成卓哉張呂文公畏
友義理精微實相講受考亭既沒枝葉迷根魯齋繼起
朱學是尊厭世文繁志從先進百載中原吾道復振惟
茲水涯邵潛許遊清泉不竭高風尚留通等每恨晚生
未由親炙佩服微言嘗私淑艾愧昏且懦於道無聞叨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 祭文

三十

職中土濫竽斯文欲俾學徒率履不越瞻依道容庶幾
有發爰始爰度乃構乃祠沿流求源自友及師合享一
堂道同神契陟降茲庭光明是惠令辰辰至神位具成
敢率官屬敬妥英靈菲儀在列誠意斯萃惟歆惟格永
錫以類

祭衛源神文

王天爵

維萬曆九年春三月辛巳朔越二日壬午衛輝府知府
王天爵謹以豕羊香品之儀敢昭告於衛源之神曰嗚
呼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今自春不雨者三月矣二
麥就槁三農歎望其將何以爲食乎此皆天爵奉職無
狀上千天和之所致也然太守不職罪坐太守今

及百姓神其謂何然明有太守幽有吾神幽明雖殊與
民同憂患之心一也况神職司靈源有雲雨之責者尙
其鑒余赤衷請命於

帝油然雲沛然雨使二麥淳然而興以活百姓天爵無任激切
祈仰之至

祭城隍文

喻大爲

維神治陰官治陽相須爲用者也爲之奉命而莅茲土
也值南土未靖四方雲擾百姓每多倒懸九重日見焦
勞民窮益加煩苦有司難以措手縣令之難不知如何
爲道矣然爲之所可質天地鬼神窮簷蔀屋者此心而
已此心在做秀才時輒以清介自許一至當官薰心爍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 祭文

三十一

骨之物易以移我有不裂性命之情者或寡矣然民之
父母四字其義安在虐之仇之民卽不以口而以目安
在冠裳之下有此寡廉鮮恥而覩顏民上也吾今與神
約畏法而尤畏議畏民而尤畏天惟是國之所不得無
吾亦不能不有國之所不得緩吾亦不能不急而國之
所不減吾萬不能增事必裁於隻手情不牽於冷面苟
枉三尺以寃民命取一文以肥身家幽甘鬼責明當國
刑爲誓不敢爲此也至神元相爲我德者也倘劫灰未
掃手 赤羽悲怨不平血漂黃沙怪形喻喻而欲語奇
情隱隱以難明以及水火盜賊之變現疵瘥天厲之偶
生皆神之前知以司軸者也倘爲曠厥職乎罰予一人

足矣毋延堂下也倘爲稱厥職乎將考祥於四境之內
毋狃堂上也神無悖吾之盟吾不敢忘神之報也尙饗

祭衛源神文

張克儉

維大明崇禎五年歲在壬申十一月十五日河南衛輝
府輝縣知縣張克儉同闔縣鄉紳士民人等致祭於衛
源之神曰惟神瑤滴後自乾晶綺流包乎坤絡盖本太
行數千里之來龍至百門而瀉其磅礴澄瑩開寶鏡以
無塵澔泔剖珠宮而勿羣泉根則五色交輝水面則千
章錯落陰陽轉而灑氣常灑滄桑變而靈雨自若湛擬
湔雪而點龍團温媿釀花而流香酪波光浸矗立之崇
臺穀文漾翬飛之高閣極名流韻士之闡揚終莫窮其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 祭文

三十二

淵博盖混混者歷千年詎涓涓兮僅一勺乃其大者元
精藏於晉城靈派達於津門運漕艘以裕京國輓貨貝
而供天閻潤滋萬寶灌溉千村碧苑瑤芳得錦流而繁
茂翠疇玉粒藉元液以豐敦壯百年之形勢資萬室之
饗飧合抱環流穿渠厯畹氣色清華風光曠遠豁文士
之靈奇發科名之華袞盖衣冠鐘鼎婦子編氓均食其
鴻庥而共濡其厚困者也此猶清泰歲月宴平年芳烟
雲澹馥林木幽香疆域鞏固黎庶平康耳屬者流氛弗
靖逼此一方鳴鏑奔突橫戟披猖關河爲之震撼老稚
被其殘傷士女離散官吏倉皇乃徼神貺遠害迎祥封
五閘以成鴻浸䟽百畝而灌周行洺洞無極滌遂難

遍四野而流漸滅沒遶眾村而浩瀚汪洋賊騎一至踟
躑徬徨不能投鞭竟渡無能飲馬鳴張抱頭鼠竄夾尾
狐藏全城恃以無恐壁壘爲之有光盖非第汴豫之藩
蔽實爲燕趙之隄防受茲介祉敢悵蒸嘗月建在子水
德之房乃涓吉日捧進瑤觴羊豕在列樽俎在旁龍幢
雲旆空際翱翔鑒我誠懇駐駕天閭顯威赫赫錫福穰
穰佑生民以無倦護城郭而永昌

雜著

宋

勸學

邵雍

仲尼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 雜著

三十三

乎是知爲善之樂無大於學夫學也者學爲人之事也
爲人不能爲之事則始可以謂之人也天下之人天下
之事天下之情天下之理能易地而起之則天下安往
而不利哉須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一百二十月之
內三千六百日之間朝經暮史晝子夜集究天地未來
之消長參帝王已往之因革收聖賢淵微之旨趣盡師
友精一之議論聚而爲才能充而爲德器悅而爲珍寶
發而爲事業施之於心則心樂施之於身則身安施之
於家則家和施之於國則國泰四者有素儒者不得謂
虛生於一世矣所謂道之行與不行則繫乎時之用舍
如何爾然後始可以語命也已道行則功濟天下道不

行則獨善一身功濟天下故能遯世而無悶固非空空鄙夫者之所能或曰亦未足以爲天下大賢則吾直以爲妄語人也

偶書

蘓軾

柳十九仲矩自共城來持大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隣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十七日東坡居士書

國朝

勵學文

孫奇逢

無窮身世有用精神日圖晏安積成暴棄時爲警省漸入精微古人吃飯著衣便是盡性至命吾人談天論地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 雜著

三十四

總非行已立身日用之功惟靜心可入學問之道非勝氣能參讀有字書要省無字理學而時習習何事與逝者如斯斯何物也天地之大猶有憾夫婦之愚可造端三月不違愈見不足日月之至儘有可觀富貴利達人一轉念卽豪傑矩行法言士聊失足成凡民賦性原同因習而遠降才雖異情發豈殊夜氣猶存當默省梏亡我者何事雞鳴而起急追尋舜跖分者何途但求放心要在責志功有深淺理無精粗誦詩讀書舉業不妨德業學詩學禮獨聞亦是共聞父兄師友之間反躬無愧起居飲食之際樂趣何窮仰望同人告教小子

題壁

奇逢

人生最繫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見在夫過去已成逝水無容繫也未來茫如捕風無可冀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乃悠悠忽忽姑待之異日諉責於他人歲月虛擲壯懷空老良可浩歎

觀風

周際華

竊維士首四民國家所以維風俗正人倫者須於吾輩基之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非徒摭拾遺經搜羅逸史作爲文章以徼倖於青紫者也是以課士者必先德行而後文藝夫果德與文兼尙已有其文而無其德孰若蓄其德而拙於文也使舍德而言文予又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 雜著

三十五

烏乎取焉共城爲 先賢子羔故里風俗之淳厚有自來矣嗣是而孫公和而邵堯夫而許平仲以及耶律晉卿姚文獻諸公後先輝映至夏峯孫鍾元先生父子祖孫尤爲天下望又其近而可師者也予嘗讀堯夫勸學一篇慨然想見其爲人而孫夏峯之維風議救時議荒田議諸作彼其德行爲何如而其文乃可綱維世運如此耶以此求文斯得之矣顧或者謂今之所謂八股文者爭尙揣摩以投時好其於德行乎何關不知

朝廷以制藝取士卽是敷奏以言之旨心通其理而後言之言得其理而遂行之則德行文藝一以貫之矣予宰茲士願與諸生正其誼明其道以端其本源然後取古人

文之有益於身心性情者學之根柢乎六經寢食乎先輩苟非名作棄不之取則以是爲文卽以是礪德將見處爲名儒出爲名宦虎變豹變克紹前修非司牧者之厚望歟茲定於某日觀風屆期生與童畢集聽試試文詩各一篇予老荒疎雖未必能作師範然出其葑菲勉効觀摩得與諸生相與有成爲異日儲公輔器庶不負恒嶽之靈珠泉之秀耳爾諸生其共勉之

與諸生論文隨筆

周際華

史禮堂先生論文三十則詳哉其言之矣初學入手路徑宜分則讀文先不可苟須擇其清真雅正者講明其立意之道運氣之方用筆之奇選辭之要與夫層次出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 雜著

三十六

沒之妙俾之心花鼓盪正路分明自然不落塵障苟意不立便浮泛而不切矣氣不運則支離而不通矣筆不奇則平庸而不振矣辭不擇則粗俗而不馴矣起落無層次則精神筋骨皆不能聯絡矣是均宜於讀文時體之吾見今之學者不讀先輩名文或讀之如咀蠟然全無趣味日以其父兄師保之牕課文與其科歲考不得已而幸取之文奉爲圭臬學使就地取才亦竟得利遂逼令其子弟生徒苦相傳習是以深入肌髓並不知世上更有文章也無論士試者出何題目不清不楚不難不易總以其胸中固有之套蒙頭套去那復顧閱者之遂至於不可忍耐也嗚乎經史之不閱四子書之不講

先儒語錄之不知四海九州名山大川之不見其胸襟
爲何如矣又不肯於先輩文細意體之無怪乎自悞而
因以悞人也吾今與諸生約日讀四子書二三段古文
一篇經書各隨其力量以爲限不必躡等却不可間斷
再取理法清真之文或一百遍或三百遍總期心頭了
了而後卽安並將從前舊套投之東洋庶幾自新有路
而結習可免予日望之

勸種樹

周際華

竊讀袁氏世範載桑果竹木之屬春時種植甚非難事
十年二十年之間卽享其利矣今人往往於荒山閑地
任其廢棄至於兄弟析產或因一根芟之微爭忿失歡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 雜著

三十七

比隣山地偶有竹木在兩界者則興訟連年傾家破產
而不惜是何不以興訟所費傭工值木十餘年後材木
已不可勝用乎此論最爲有益前此本縣三令五申諄
諄囑勸爾百姓已共樂之今年正月按簿登記桑樹得
四萬餘株雜樹得十五萬餘株入秋查視存活者得其
半耳然於十年後計之每株縱僅償錢一千文則所值
已十數萬千文矣自茲以往每年加樹若干亦每年加
錢若干坐收其利而不勞陰致其富而不覺爾百姓各
有心知當必不因勉強從官聊作應酬之局而已來
凍解種植宜增與其鎮日偷閑何如舉手得利仍望
輩實力奉行照簿登載各以其所種之數備稽該管

方更宜乘茲利導挨戶嚴查以共成殷富之舉所種者多定加獎賞若經本縣所到之處其宅不毛其地多曠立將該地方嚴刑責處並提地主重咎決不姑寬更有北山一帶舉目荒涼殊爲可惜倘能廣植橡櫛則可以放蠶可以燒炭其利更屬無窮爲此仰該管地方不惜辛勤挨戶傳諭凡近山居者或屬已山或屬主人之山各購櫛子種之不待十年即可治繭其有地屬官山與其荒蕪何如蕃植民間有願出力種櫛者許呈請立案給以執照以憑管業斷不致有滋擾之害切勿以山石爲難種而終棄之是所望切蓋此山之前豈無茂樹良由斧斤伐之牛羊又從而牧之爾輩又不肯輕身種之

是以若彼濯濯也若果石山難於種樹彼大佛殿前後山亦皆石耳何以櫛樹之多且榮其明證亦不遠矣願爾百姓一旦奮發竟不留餘力以植之則今日之童山卽異日之牛山也爾百姓共享之利爾百姓其共勉之倘如此申勸竟有不遵是爾輩冥頑不靈本縣必不能爲爾寬宥矣言出法隨其毋貽悔種後尤不許乞丐之人暨小兒輩擅行毀折並不許牧牛羊者任意踐踏責成該管地方一見卽稟或種植之家自行具稟本縣立加懲戒斷不從寬毋違特示 再查高莊黃水口薄壁等處賣柴者絡繹不絕間之採自深山視之皆樹之根也夫樹必芘蔭其本根而後枝葉暢茂譬之人必孝養

其父母而後蕃育其子孫此亦事理之至明者矣採樵者但取其枝葉而留其本根則生不息而用者亦可以不窮若並其本根而傷之且盡拔之造物雖仁亦難供億卽如人已無本而生機尚可問乎現在勸爾輩種樹是自無而使之有也乃本有而必使之無豈不背謬況山岩之中有挖之者無種之者迨其所挖既盡而勸種之又將藉口於石山之難種也於心何安於理更不可解自今示禁後再有無知之輩敢行挖掘者該地方查實扭稟卽加懲治非禁爾窮百姓採樵也留其本根以供爾輩不絕之用耳人力難求生機易息本縣用是隱憂願與百姓實力培之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 雜著

三十九

勸織

周際華

竊念民以耕爲本女以織爲業男女互相操作俾布粟皆餘未有家饒而俗不善者也輝邑向多游民不思勤奮耕者悉以惰農自安本縣已諄諄勸課矣果其天良感發亟早圖維尙可以振茲頹靡惟彼婦女非不自疾其窮也乃竟衣食無資恬不愧悔或結隊燒香或呼羣拾麥或當場瞧唱或暗地摸牌或袖手閒談或出頭搆訟露面拋頭盈於道路識者羞之是皆爲之家長者夙使嬉遊全無管束以致少成習慣不以爲非本縣每一念及深愧教導之無能而益恨其夫男之過縱也明告以風俗之論而不諭又施以嚴禁之罰而不羞身爲司

牧而俗敝如此其能不隱痛耶於是思爲默化潛移之計惟蠶織其庶幾乎蠶事之興必待桑之旣成而後可而紡花織布則隨時皆可見功爾百姓亦未嘗無紡織者特游手者過多耳茲本縣於城之西街先設機坊一處置機牀二座紡車三十架覓善織者每月給以工食以爲之師所有貧家幼女自十歲以外十三歲以內有願學者卽以三十人爲額卽至機坊學習每人給以飯錢並給以棉花先教之紡次教以織俟其學習有成又以三十人易之永以爲例並責成女師勤爲教導毋使偷安倘此局一有成效各鄉鎮皆倣而行之由此家諭戶曉羣重女紅不惟可以生財亦可以挽茲敝俗矣開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 雜著

四十

局之期及局內章程另單示悉

勸修道路

周際華

按周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所以便往來也而鄉村里巷亦各有應行之道急宜修理乃人情爭行捷徑不由正軌每從麥禾地中競相踐踏有地之家不得已而掘坑以杜之又不得已而築壘以閑之百計千方竟不能止而應行之正路或茅塞或泥淤概置之不理是以車馬之遄行不利而麥禾之滋害已多本縣每於周歷所見自恨勸導之不先又何怪爾等之因仍不振也夫行不由徑古人慎之此義不可以責諸愚賤而車馬之艱難麥禾之踐棄雖蠢根人亦具有心知豈無有過而傷

之者何不各出乃力以救而正之爲此示諭各里大戶及地方知悉限一月內務於大路所在場者培之闕者補之窪者填之路之兩旁另爲壕塹各寬三四尺不等卽將壕塹掘出之土壅之路上則路凸而塹自凹庶幾積潦有歸而泥濘可免驅馳甚利而予無難所謂遵道遵路者不已見蕩平之極則乎至於田間地角各以其坎壈爲限毋許更從麥禾中任意行走以禍厥生機非惟造汝陰功亦所以正人心術也當茲沍寒未至土脈可疎及此閒暇之時爲之便可收效於來歲是在該地方不憚勤勞名大戶不惜財力並無財而可出力者卽以其力助之不得懶惰推諉更不得從中阻撓互相凜之

勸保甲

周際華

嚴飭捕務以弭盜賊本縣下車之始已剴切申諭至再至三矣輝縣民風質樸尙少奸悍之徒是以向無盜案卽或有之亦係外路來者倘無窩主何所藏身是宜以十家相保之法行之庶不致藏垢納污以滋不靖至於狗偷鼠竊皆係貧民無業始則好爲遊閒繼則難甘凍餒雖屬不得已而爲之然擾害良民實屬可恨是必有窩主熟識門戶導之往來乃敢公然出入肆行無忌而

爲之隣舍者或懼其結怨或懼其干連聾 自甘從無
首發賊風昌熾職此之由本縣屢奉 上憲飭行保甲
而民間又慮其滋擾是以自捐紙板刷印門牌合十家
互相稽查一家爲匪十家連坐其首告者免罪又擇公
正者立爲牌頭以率之又飭地方保正甲長以糾之本
縣不時查閱務期共矢精勤不避嫌怨無論鎮市村莊
及零星小戶皆各就其附近者聯而屬之有十家則十
家同牌或五六家或七八家亦可相保每歲屆冬至日
各牌頭酌定戶口赴署填換不許書役紛紛下鄉滋擾
並不許領牌需索使費其有原牌戶口或經死徙或經
新人悉按實填注毋濫毋隱倘爾百姓同心振作鋤莠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 雜著

四十二

安良則奸無所藏而賊自遠矣若仍蹈前習作自了漢
則日夜受偷竊之累至於呈報以求償而爾輩已苦不
可言矣况又犯連坐之法雖苦中又苦本縣亦不能爲
爾等宥也慎之

勸減迎神會

周際華

爲酌減繁費以挽愚風事照得共城舊俗每歲正月間
自城裏三關暨各村鎮爭演神會響器喧闐炮雷轟震
以致男女混雜舉邑若狂其滋擾之難堪實爾等所身
受本縣應卽盡裁以除民累因大儼之禮自古爲然眾
姓旣以敬神爲詞勢不便驟行更草然揆以物力之艱
難應酬之侈靡婦女之遊觀種種可慮况稱此以往踵

事增華其必淫心舍力釀成厲階放辟邪侈何所不至爾輩歷年陰受其累豈其見不及此亦阻於眾好而莫可如何耳本縣念切民勞於從俗之中寓以變俗之法爲爾輩暫行酌減以期漸次消除明年自城中始又明年及東關又明年及西關而後及於南關以一年之所耗分作四年爲之其省費已不少又自愛之家父戒其女夫戒其妻不得脂粉豔妝羣相奔逐其省費又不少響器之設只一二班足矣何必數十爲羣使人意炫其有炮火連環尤堪驚愕且於例禁有千余已示禁久矣於此二者節之其省費又不少且能不事繁華去其背裝除其臺閣則四鄉婦女不願來觀遠者無車馬之供居者無飲食之耗其省費又不少至於鄉莊鉅鎮原不禁爾等迎神然浮費之端日消月息而不自知也務期及時猛省互相節約以無負諄諄勸戒之苦心實有土者所深幸若仍冥頑不靈肆行無忌三尺法在再不能爲爾等作原情之論矣

勸息訟

周際華

爲杜爭止訟息事安民事嘗讀王士晉宗規謂太平百姓完賦役絕爭訟便是天堂世界蓋訟事有害無利要盤纏要奔走若造機關又壞心術且無論官府廉明若何到城市便被歇家撮弄到衙門便受胥皂呵叱伺候多日方得見官理直訟贏已是吃虧不少况理曲訟輸

受笞杖受鎖押甚至破家辱身冤冤相報害及子孫總之自一念客氣始如能忍氣此心遂平想到訟時苦惱則自然冰釋矣卽有萬不得已關係祖宗父母兄弟妻子情事急宜私下調處至不得已聞之於官亦只宜從直告訴切莫架橋捏怪以便問官易於了結得早回家安業易曰惕中吉終凶此是錦囊妙策不可不慎尤須要自作主張不可聽訟師教唆財被人得禍自己當是爲切要予每於聽訟時見許多呈詞只消一鄉保調處便可了事者乃竟極口鳴冤等於膚受或口角微嫌或雞鴨細故或事不干已而出頭架禍或事已漸息而簸弄不休始於不能容忍而後遂成不可救藥本縣爲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 雜著

四十四

爾輩恨尤爲爾輩憐之用是申明利害以破愚衷嗣後倘有族人興訟則族長與之調停外人興訟則地方隣里爲之解釋留得閒錢好做人家趨好光陰以讀書史不爲客氣所使亦是自已討便宜處如再不猛省花錢受氣任自爲之本縣惟有從公執法力加痛懲毋貽後悔或者謂聽訟不清其源而徒制其流無益也孔子曰必也使無訟乎推原其本在於明德予德薄愧不能大畏民志然每至用罰用刑之際未嘗不深自刻責引咎之不遑也予先自勉願爾百姓各自愛焉

勸修理河渠

周際華

興水利者有司之責避水禍者百姓之宜輝邑東北地

高所虞者亢旱也西南窪下所虞者水澇也北陽雲門
流河等處往往秋水漲盛淹沒時形此自來之形勢使
然然亦籌備之不力也四月廿八日余因公至峪河鎮
適值雨盛初更後地方以獲雨深透報竊喜麥之可飽
而秋之可種也雨竟夜不止昧爽報大水忽至汗漫無
津南北街成渠深丈許入民房者三四尺牆傾屋陷水
勢雷鳴余困於鎮者四日鄉隣音耗不得通水稍殺登
樓而望麥隴皆澤國矣憂危無計詢其故則峪河淤壅
久未疏通是以橫溢無歸致爲民害余乃集諸紳而謀
之勸其急時疏濬先捐百金以倡眾皆樂赴旋歸而凡
城等處報災者三十有奇一面據情轉報一面親詣查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 雜著

四十五

勘詢之老農皆云四月水災從古未見此水自太行山
建瓴而下沙石飛走麥之受害猶暫也而地之受壓難
堪矣聚災民相與籌議類皆束手無策余曰身爲民牧
而使民受害若此余爲何如人耶乃先捐俸爲暫時疏
通積水之計又爲之尋視河流訪叢公舊渠而深之並
勸各就其村莊之極低者用地二三十畝或五六十畝
不等公眾捐錢買出出力以浚之俾永爲受水之處
庶幾水有所歸不致橫決耳僉曰如此辦理甚善顧以
禦小水則可若大水至則南流之丹河壅滯而北下之
水勢難消雖輝邑疏通其如獲嘉新鄉之阻碍何也余
亦俯首無辭惟請命於天而已

禁飲酒賭博

周際華

爲甲禁飲酒賭博以肅民風事本縣自莅任以來於今三載時以飲酒賭博孜孜示戒就中良心不昧悔悟頓開者固不乏人而習慣成風尙未能全行洗革是以屢經犯案身受重懲本懸每於用罰之時隱多不忍之意是何必不得已之事必犯法而爲之以至於逞兇搆禍破產傾家貽害良民釀成惡俗竟夢夢焉不力加痛改也試思飲酒必醉輕則失儀重則滋亂興之所至何事不爲其在縉紳之族已貽失德之羞矧爲暴戾之徒必有任情之舉及其既醒而後悔之傷身猶未也而禍事且不可救矣其有好賭者自甘匪辟復誘良民鼠伏狐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 雜著

四十六

藏罔知天日此亦何樂爲之耶况乎勝者心淫輸者氣短爲奸爲盜勢所必然人孰無心而忍爲此本縣每念及此深爲爾輩哀之自今以往凡殷實之家及窮苦百姓識文字者勸彼庸愚爲父兄者謹其子弟務使各勤正業同樂康平痛懲已往之愆急走自新之路比匪無聞蒲鞭不作司牧者亦與有榮施矣倘怙惡不悛仍甘積習本縣訪查最密耳目難逃一入公庭定行盡法處治決不肯稍事姑容留作民間之毒爾百姓其共凜之再者巡役地方具有稽查之責如有前項不法情事自宜隨時稟聞以憑嚴究倘敢扶同隱匿甚至從中取利一經查出較犯法者加一倍懲之本縣言出法隨切勿

視爲具文自甘重咎也

申禁賭博

周際華

本縣莅任有年懲辦賭案不一而足或自行投首或密行拿獲有犯必責從無寬假近來四鄉鎮市類皆斂迹竊爲爾百姓喜矣乃法可制遠而不可制近訪得城關賭局正不乏人推原其故皆由書吏衙役主持其間羣以爲衙門足恃是以肆行無忌胆敢朋比爲奸而地方巡役亦得借此生財互相隱庇獨不思賭博一事所關最大或索取賭賬剝衣奪物鬥毆致命者有之或無物償還逃往他方短見自盡者有之況愈貧愈賭愈賭愈貧始則鼠竊狗偷繼則糾夥行劫命案盜案半由於此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 雜著

四十七

爾等得受書役包庇以爲可以欺官而不知實所以害已爲此示仰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務宜各安本業痛改前非立志做人庶免罪悔倘仍蹈前轍一經訪聞拿獲窩賭之主房屋入官同賭之人責罰備受其有書役及地方路捕皆加重治決不姑寬本縣愛惜爾等一片苦心苟有天良各宜猛省勿待刑罰及身而後悔也凜之

禁大稱小斗

周際華

爲申謹市儉以重權量以便貧民事照得權量之設所以昭公平而杜欺枉也大稱小斗法所必懲爾百姓宜共知之乃射利之徒不公平率以欺枉相尙是以稱

不按度斗不中律小往大來輕出重入種種弊端害我
貧民深可痛恨試思貧民終歲勤勞或履險而採彼藥
材或竭力而成茲菜菓或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或啼飢
號寒幾於無告揆以憐貧之義止宜益寡而哀多傷哉
害物之心何苦損人而利己陰謀暗算較蜂螫以難防
活剝生吞比萑苻而更烈竟竟雷霆之擊天網猶疏難
逃法吏之誅 王章不宥合行出示曉諭各行店商賈
居民人等知悉凡貿易往來及糧石出入務宜各矢天
良公平互勸勿爲罔道之謀勿蹈從前之習稱以十六
兩爲度量則官斗是遵倘有輕重大小之不一者不妨
赴衙門呈換本縣開誠布公念爾有路自新斷不肯誘
汝前來忽置之罰定限一月內一律改換如過一月後
仍蹈前非或經本縣親查或被貧民告發立即照例懲
辦決不再寬

禁拾麥

周際華

爲嚴禁拾麥以靖澆風事照得拾麥之風由來已久亦
所在皆然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此最
仁人所宜矜恤而不必過爲禁止者也乃輝邑之俗不
惟老婦與寡婦爲之卽青年婦女無論富貧類皆游手
好閑不勤紡織一朝麥熟遂呼羣引類阡陌充盈恬然
不以爲恥且自恃女流莫之敢拒或偷或搶釀成厲階
並不自顧死生如蜂赴蜜如蟻赴羶宛轉乎鎌刃之下

奔竄乎車軸之間偶有擊觸雖死不懼種種禍端不一而足誰爲之父母與夫男者而竟聽其婦女之購禍而不之遏也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爲家主者苟於平昔申明夫廉恥之道悚責以禍患之機雖墮壁夜珠亦不妄取而況乎非我之物爲利又屬無多何其攘奪而不知悔也且使設身處地我有麥而人取之其將何以自處況拾麥之人未必非種麥之人以人取我而深惡之以我取人而遂安之更非忠恕之道尤有異者輝邑之東北則林縣其西北則山西之陵川縣也每當刈麥之秋類多扶老攜幼而來必至十餘日始去合高莊薄壁兩路計之不下二千餘人矣試思種麥之家終歲勞苦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 雜著

四十九

始有此麥乃甘聽他人之拾而加之以攘竊人苟有心當必不忍本縣每念及此深爲抱恨是以每歲親爲遊歷多方勸諭近年雖稍斂迹而所謂羞惡之心未必人人體貼合行出示曉諭自今以往凡遇有林縣陵川縣來者概不準收留使彼無所住札自然不驅而退而本鄉之就近者祇許鰥寡孤獨窮而無告之人拾之倘有年輕婦女不知愧悟仍蹈前非除本縣密查懲創外該地方一有所見卽行稟知並將該婦女之父兄夫男一體送究毋得扶同容隱自取罪戾凜之

禁夜戲淫詞

周際華

爲隨俗正俗以挽澆風事照得民間演戲所以事神果

其誠敬聿修以崇報賽原不必過爲禁止惟是瞧唱者多則游手必眾聚賭者出則禍事必生且使青年婦女塗胭抹粉結伴觀場竟置女紅於不問而少年輕薄之子從中混雜送目傳眉最足爲誨淫之漸更兼開場作劇無非謔語狂言或逞妖豔之情或傳邪僻之態說真道假頓起私心風俗之澆皆因乎此本縣前已示勸酌於農工告竣之秋各村莊祇許演劇一本並嚴禁夜戲以防盜賊以靖賭風已極叮嚀之至爾等各具心知宜其大加謹飭乃喧闐之響震及紅塵燈燭之光明如白晝馳情歡樂竟忘子夜之籌任意詼諧不惜盜淫之害本縣引躬自責未嘗或啟其端爾民舊俗相沿何至一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 雜著

五十

成不變興言及此無任隱憂爲此申諭鄉城士民人等知悉嗣後各村莊報賽田功祇許仍前演戲一本如或過演卽將首事者加之懲責其所演之戲務擇古人之忠孝節義足以激發人心者演之庶幾歌也有思哭也有懷亦未始非易俗之一道若肆行謔笑語涉邪淫仰該管地方驅之出境毋使誘我良民倘再不遵一經本縣私訪確切先將該地方從重究治決不姑寬誨爾諄諄幸勿聽之藐藐

祈雨

周際華

天久不雨祈禱無靈惟宰官之故累及農民或刑罰不當或聽斷不明或貪求不足或酷烈不仁皇天亶怒

此甘霖胡不惟宰官是罰而波及於蒼生自今省過遍
諭鄉民凡有暴骨速使我聞我卽收埋以慰幽冥以贖
罪悔以希萬一之幸或其鑒此愚誠

百泉紀遊

查人漢

河南有伊闕河北有百泉皆以水得名而百泉爲勝泉
在蘓門山西北麓從地穴迸出纍纍如貫珠不絕至水
面以次滅有聲或數寸一穴或數尺一穴踈密大小以
陰晴早暮異水極清卽明眼者亦不能指其穴但見珠
出沙中耳溶漾成方池束以石橋凡兩孔激爲驚湍過
方丈許平行浸灌作魚鱗紋然日夜不息水底荇藻順
流梳刷如翡翠翎時一騫動儵魚蜉蝣游止其間聞履

輝縣志

卷十八

藝文 雜著

五十一

聲不避自石橋以東方廣數頃浩浩瀾瀾泉珠沸處如
微雨點水但見圓紋盖望之漸遠有江湖洶欵之勢此
所謂衛源也泉之南爲清暉閣居水中而偏左古柏十
三株樛枝連蜷深含烟靄環抱畫樓飛檐倚碧涼風颯
然盛夏似八九月四而有亭或遠或近以紆迴其流閣
之南有橋又南爲虛舟又南長橋東走上繚以牆下穿
十數孔牆以結亭臺之構孔以通水澤之利又南爲白
露園石闌凸出水邊對面金壁晃耀爲神廟爲碑亭嘯
臺踞其巔自南岸仰之臺爲亭蔽至則亭在下西望太
行石壁插天奇峯如削洞開谷隱陰陽倏忽時有白雲
橫截山肩山頂石色深黑疑浮空際若數點蒼烟回看

方山韭山軒翥鼓鬣遙跂雙人瘦驢諸峯嶺而近爲蘓門延秀焉乙未夏日余甫自洛陽歸役於輝勾留數日百泉主人告余曰子知斯泉之勝有不可變者乎曰有山水自然之妙造物者所設施也曰我守此十年今將去不知誰爲代者何斯泉之不我與而令我悵悵於心乎余乃詢諸他客前七八年時過此見岸圯土壅先賢諸祠修築方始翳朽未盡去流波未盡暢也又云三四年前清暉一閣棖棟未整無論亭榭之輔翼也卽近一二年間嘯臺舊址猶在榛莽瓦礫中未有碑亭之焜煌聳峙於前也然則此十年中月計加築歲計增華如營私居一日必葺足與斯泉並不湮矣使後之人而賢且將日闢之以宏規制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後之人而不賢則將淤之塞之任其搖落而毀棄之曰無使四方賓客及宦游茲土者來游來歌以煩車馬飲食之費而以專子孫室家之謀亦事之所或有者也遂相與臨流嗟歎迴旋久之并囑余爲文以記百泉主人者邑宰周公石藩也